



泊園家言



服部文庫
117
3/3



117
313

泊園家言

泊園社藏板



泊園家言

讚岐 藤澤甫

原聖志

今之學者、皆誦夫子之書、講夫子之道、不知夫
子之志可乎、惟聖知聖、故先王之志、夫子而後
知之、則知夫子之志、非學者所敢望也、雖然有
言行存、執其言、推其行、庶乎可以窺一端矣、夫
聖人非人倫之至乎、君臣非人之大倫乎、不二

泊園家言

其君非忠臣之則乎、而夫子之事君也、于魯于
衛于齊于楚、一身多君、無所定止、若在後人、
此必不免輕躁之誚、其在夫子也、謂之何、今竊
思之、夫子之所君、一而已矣、一者誰乎、周王也、
魯衛齊楚、周之諸侯、去彼就此、出此入彼、皆為
周也、而亦未嘗不為魯衛齊楚矣、夫子曰、如有
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是願合諸侯奉王、宰繼
西周而興東周禮樂也、由此觀之、夫子不特身
不二其君、欲使四海一其君也、是之謂人之大

倫、夫子又曰、若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亦言能用
夫子而為東周者也、或以為言易姓之主者、差
矣、易姓者、夫子所諱、故其稱至德、以三讓、以服
事、未嘗有片言及放伐也、於既往、猶且然、況於
將來乎、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
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
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舊解曰、王者易姓受
命為一世、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後、
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誠如是、夫子

之言、亦有及將來易姓者乎、曰、否、不然、彼解非也、世字失義、本邦物茂、卿更解之曰、易姓受命為一代、父子相受為一世、三代聖人、建一代法、使數百年之人守之、則其前知數百年後者審矣、此解是也、世字得義、今竊思之、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夫子自道也、曰繼周即為東周也、不曰代周、豈易姓乎、且以十世可知為前知數百年、則百世可知、前知數千年也、乃永久無窮之謂、由此觀之、夫子不特欲使四海一其

君、欲使萬古不二其君也、是之謂人倫之至、蓋周代前知之算、窮于幽王矣、平王以後、餘祚綫存、德不能庇諸侯、諸侯故不服之、力不能制諸侯、諸侯故不畏之、不服不畏、置之於度外、諸侯擅相併吞、而無覬覦王室者、是古來未有之時也、凡從于强者、及弱或畔、必也、使從于弱、而後可以保永久矣、繼周百世、亦隨未有之時、而施未有之化、非未有之人、其孰能之、時惟周末矣、人惟夫子矣、魯乎、衛乎、齊乎、楚乎、苟有用夫子

者周室綿綿猶本邦

皇統也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歎此事之無兆焉耳乘桴浮于海

傷此事之不濟焉耳所謂夏時殷輅周冕韶舞

以見損益大略矣至其所以然之故非俟後聖

無得而知之抑本邦之風則神氣所結非假

人制而皇統一系有與夫子之志符者

則奎運日昌鴻儒輩出殆勝唐宋而上之亦必

非偶然也故誦夫子之書者不可不知本邦

之尊矣知本邦之尊者豈可不講夫子之道

乎、逝矣西土自夫子之志之不行一治一亂興

亾相易遂使胡腥遍于六服而獨曲阜之廟祭

以巨典聖系歷々襲封不絕秦梁以來實百世

矣其愈久愈堅亦猶本邦皇統也無

乃上帝以夫子所願于周室反賜諸孔氏以顯

夫子之志乎夫子有言曰知我者其天乎嗟信

矣

和漢辨

本邦之於漢土也人道之闢彼有先我故倫叙

典章我資諸彼者實有之世修漢學者以病本邦或謂假美不足以稱而講和學者乃護本邦或謂曾不有資於彼以予觀之二者皆惑矣夫本邦之資於漢土譬之人之得於師友倫叙典章光于海內豈非成德彬彬乎固不得病之亦何須護之且闢之有先後猶知之有先後後知效先知後闢資先闢先者不必優焉後者不必劣焉誠如二學者之謂則文王之事呂望孔子之問于伯陽亦可病之而

應皇之師王仁管公之學于良杏亦將護之耶是之謂大惑也蓋漢土聖人禮諱國惡今不以美為美病其不得病者吁修漢學者畔聖人之禮矣本邦神明之訓貴正直今不以有為有護其不須護者吁講和學者犯神明之訓矣抑本邦所資不唯漢土倫典已及彼乾竺之空法喞蘭之奇巧苟有寸長者擇而取之裁而用之豈非博學無方乎獨至於皇統一系與天地偕無窮則我邦靈氣之所結成以論其

不資於外國、亦外國不能資者、有外國不能資者存、此所以能致衆美也乎、

與及川天籟書

嚮者升堂之日、語次及物子以道為先王制作之說、此實大關鍵、學術所由分也、僕平生不妄口之、恐生爭也、唯尊意頗有吻合者、不得不叩竭焉、今就舊手錄抄出二章、以進之、一曰、道名本以道路喻也、蓋古之創闢路也、必察地理、迂直屈伸、率而成之、於是人可得而由也、由之者

亦不失地理自然、雖然、不闢之則不可由焉、不可由焉、則不可謂之路矣、路豈非人之所闢乎、古之創制道也、必察人性、緩急張弛、率而成之、於是人可得而由也、由之者亦不失人性自然、雖然、不制之則不可由焉、不可由焉、則不可謂之道矣、道豈非人之所制乎、故以制作視道者、自然在其中也、二曰、取土金作釜盎、釜盎固不外土金也、然土金必經陶冶之工、而後成釜盎、若舉一撮土、指一片金、謂之釜盎、則不可、道亦

不外當然之理也、然理必經先王之制、而後成脩已安人之道、今遽以當然之理為道、猶撮土片金、謂之金盞也、豈不違乎、手錄止此、請更益數言、董仲舒策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自朱子引之論中庸、遂為學者口實、後世徃々據此駁制、作說、僕竊按、仲舒不直曰、道者天也、而大原云、出於云、亦言制作之原於自然也、已且閱全篇、上文曰、聖人法天而立道、下文曰、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損周之文、致用夏

之忠、所謂立者、即制作也、又議道變、而舉周文、夏忠、是分明以先王制作為道也、後人徒剽中間一句、擅枉其意、以為駁制作之具、今上下相照、而推繹之、適足以證物子說也、尊意何如、他俟面晤、不次、

春秋論上

亂臣賊子所懼也、春秋之義、豈易窺乎哉、左公穀氏之所以有三傳、是已、歐陽永叔之論春秋、捨傳而獨據經、其言雄辯矣、曰、經於魯隱公之

事孔子始終謂之公而三子者曰是攝也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予謂不必然矣夫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其分不可為王者也補闕而行事豈可謂之王乎魯隱公則異乎此隱公之與桓公皆惠公之子隱母聲子次于元妃桓母仲子次于聲子而元妃無子隱公嗣父而為君固其所也誰敢拒之但惠公

以手文之瑞而夙有意傳國桓公矣然以瑞其私心也不可矢口言之隱公揣知先公之意乃讓先公之沒桓公幼弱乃攝其讓而攝之亦不可矢口言之將不傳于子而及于弟如出其意者然如不關先公者然自外人視之隱公儼然魯君也稱之曰公隱不得避焉隱之攝豈可與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同類乎永叔又曰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而從三子又曰其

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買病歿、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而從三子、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余謂亦不必然矣、夫靈公無道、擅虐域中、疾趙盾屢諫而將加害、盾脫害而逃、欲去晉國、趙穿者盾之族也、上為邦家、下為趙盾、決意弒靈公、於是盾乃還、故有與共相謀使穿弒之之跡、盾雖非相謀者、始聞君之被弒也、其心必曰、身可以全也、國可以治也、於我甚便、亦穿之力也、盾之過在斯、

所以不免弒君之罪也、所以甘受弒君之罪也、其心又必曰、吾縱受弒君之罪、苟能治國家、亦足以贖之、况非實弒乎、是盾也、許世子止亦非弒父者、其父之病瘵也、進藥不用疾醫、躬自從事、不節緩劇、方劑失宜、致促父之命、止不得無過、亦有急于愛國而運隱籌之跡、故不免受弒父之罪也、因思、所謂亂臣賊子懼焉者、蓋主趙盾與許止言之也、抑亂臣賊子之稍懷羞辱也、自飾以詐、嫁人以罪、欲掩醜于千歲者、徃々有

之、若見二子以微過受篡弒之罪、則知天網之不漏、無乃懼而峻乎、聖人惡似而非者、特舉以戒之矣、不然、耻情消絕、如安祿山於唐明皇元凶於宋文帝、何由能顧春秋之戒乎、忍心宣露、如崔杼於齊莊公、商臣於楚成王、何由足起亂賊之懼乎、凡春秋所書、當時必有史簡詳記實者、人皆識之、人皆識之、而後讀春秋、史簡云云、春秋尔尔、有法有例、而其義活發、則趙盾許止之事、豈有與手及君父者相混之慮乎、其史簡

或多端矣、三子之輩、各擇而取之、以作之傳、其有異同、亦何恠之、而隱之攝也、盾止之弒也、三傳略同其說、亦何疑之、然捨傳而獨據經、從永叔之言乎、經所書、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直隱公以病沒耳、必不用傳所言、羽父使賊弒公子寫氏、經所書、鄭伯以璧假許田、直鄭伯齎璧來為質、以假許地耳、必不用傳所言、為周公祊也、經所書、天王狩于河陽、直天子大田獵於河陽耳、必不用傳所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誠如此、

其義竊取之云者安在、弁州曰、徵歐陽氏乎、春秋不必孔子而為也、可謂頂針矣、雖然永叔亦稱三子以博學多聞、不必盡捨之、獨其雄辯之激、不免使人盡廢古傳之弊、經之有傳、猶顯者之有從者也、易云、雲從龍、龍豈可單行乎、

春秋論下

聖人之著書、一言一句、不苟下筆、其所始且止、最有奧旨、在焉、詩書周易、無不有之、春秋豈獨無有之乎、其止于獲麟、三傳以遺、其義昭昭、至

以隱公始、則衆說紛紛、吾孰適從、杜元凱之言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本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余甚服元凱之言、請試行之、隱公不特為讓國之賢君已、又有似泰伯也、泰伯者、大王長子、可承國矣、猶隱公之於惠公、可承國也、大王以爵書

之瑞、欲傳于王季矣、猶惠公因手文之瑞、欲以桓公為嗣也、其讓于弟而成父之意、泰伯隱公如合符節矣、泰伯讓而去國、避之於遐方、隱公雖讓乎、不得去而避之、以桓公年幼不能承國也、於是乎、又有似周公也、武王崩之時、成王猶幼、周公乃攝天下政、待成王之長、傳之、隱公之於桓公、與周公之於成王相同、泰伯周室高祖、而孔聖稱至德者也、周公魯國始祖、而孔聖所夢見者也、隱公之事、有似二人、豈可不謂賢乎、

或曰、隱公賢則賢矣、然不得其死者、聖人之書、表賢為始、何為用不得其死者也、曰、賢而不得其死、所以為始之第一義也、何以知之、以其所止知之、元凱之言曰、公羊經止獲麟、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元凱之言、余固服焉、請又行之、併解用不得其死者之故、以物則麟、豈非祥乎、而見獲矣、以人則賢、豈非祥乎、而見戕矣、俯仰二百四十年、人既如彼、物亦如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聖人之著春秋、

出于傷道之不行、而寓其志焉、則始于隱而止于麟、精神所存、當時若使聖人之道行、後世豈有宋為元明、為清之辱乎、不唯是已、豈有五胡擾夏之醜乎、不唯是已、將無有周為秦、秦為漢之變矣、謂之聖人、東周之志、蓋聖人憂世大、故傷道之不行、亦深、其反袂拭面、不須疑之、元凱何獨無取焉、予則無取其無取矣哉、噫、

思問錄

西漢以來、曰大賢、曰亞聖、世之崇子輿氏、

者尚矣、歷唐至宋、其人比之夫子、其書比之論語、亦必不徒然也、余既埋首於典籍、豈不欲從其後乎、而有犬疑於此、思之思之、思而又思、猶不能通焉、顧千歲之上司、馬溫公、李泰伯之徒、亦皆有之、則顛蒙如余、徒思之、終無益於、是筆之以問于大方君子、大方君子幸憐而誨之、天保戊戌夏四月、大坂寓客東讚藤澤甫題、

孟子說梁惠王曰、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又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說齊宣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又曰：與百姓同樂則王。又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曰：於王何有？

此數者，皆勸諸侯以王也。當是時，周王在上，九鼎不動，若使惠宣用其言乎，使孟子遂其志乎，將如周王何，蓋夫子之於君臣，最儼矣。八佾雍徹，不惜餘論，拜下拜上，不厭違衆，周之至德，稱其服事，而不及征伐，其著春秋也。

揭春王以立之極，今勸王之事，與之背馳矣。孟子嘗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其所學何遺？君臣之義也。孟子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勸王之事，非亂倫之魁乎？又曰：揚子為我無君也，勸王之事，無君莫甚焉。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勸王之事，乃為亂賊之歸，此不唯與夫子背馳已，於其所言亦相犯矣。伊川程氏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

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春秋斷自隱公隱公當平王之時平王東遷之主而周室之微之首也則春秋以尊周為本者恐至天下不知尊周之為義而豫防之也然伊川之說似謂夫子從時俗尊周者凡聖賢之教人救其弊而補其短其示世亦然

夫子之時天下果能知尊周乎既能知之猶且示以尊周若至天下不復知有周之時則其示之宜加儼焉而孟子則唱勸王之事豈非益多乎以此臨生民其塗炭愈甚矣梁惠王首章集註引伊川之言曰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誠如此言天下不復知有時王非不仁不義之大者乎諸侯而欲王非貪利

之大者乎、然於彼則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於此則樹本導源而啓其弊、聖賢之心有時顛倒乎、有人於此、其人薄乎父母、愛敬有不盡、則誨之者必諄、陳為子之道、其人愈薄而不至、不復知有父母、則諄々之陳、宜倍蓰之什佰之、而猶恐其不洽也、然其誨之者、以不可如之何、遂使其人舉父母以棄之、溝壑則其謂之何、伊川論勸王之事、何以異乎此、且所謂天命之改未改、可以論桀紂、而不可以論

周末之王矣、何者、周末之王、有孱弱可憐已、未嘗有暴虐可疾也、故人亦有悔而輕之已、未嘗有怨而背之也、苟有聖賢得邦家者興、率天下而服事之、脩禮樂而陶鑄之、安知文武之政不再舉乎、此夫子東周之志、而春秋之所以作也、豈論天命之改未改之時乎、晦庵朱氏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于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于經、明君

臣之義于萬世、非專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裘葛飲食、以論文質、寬猛則可、豈可以論君臣之際乎、君臣之際、義與不義而已矣、以齊桓尊周、為迫于大義、則不得不以孟子不尊周為違于大義、古今豈有宜于不義之時乎、豈有義不義並行之理乎、且時措之宜、與孟子之言不合矣、孟子對公孫丑之問曰、以齊王、由反手、此言管晏所以不足為也、其心蓋

曰、使我居管晏之地、必能以齊王矣、晏子與夫子同時、而在先輩行、管仲則先是百有餘年、若以夫子之時為非言王之時、則不可責晏子以王也、况百餘年前之管仲乎、

雲峯胡氏曰、不有孔子之論、則在下者不知尊王之義、而民可以無君矣、不有孟子之論、則在上者不知天命之改不改、在良心之向背、而君可以無民矣、

君者、君于民也、民者、民于君也、不有君則無

民不有民則無君不可兩其論矣且民心背周者有何徵耶抑不知有周之謂乎不知有周者亦有何徵耶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是猶欲挾天子以號令于四海矣未見其不知有周也又問湯武放伐曰臣弑其君可乎是猶知尊天子之為義矣未見其有背心也以此推之他諸侯亦可知耳豈不期而會者乎庶民亦可知耳豈欲與之偕亾者乎

新安陳氏曰天命之改未改驗之人心而已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尚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讀者不可不勘破此義

請試勘破之王勉論放伐曰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未免於篡弑之罪也晦庵收之于集註必宋

學家所共從者、今以孟子比武王、是以周王
為殘賊一夫也、晦庵解殘賊曰、凶暴滔虐、滅
絕天理、故謂之賊、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
之殘、未聞周王有此事矣、則起溷公、泰伯于
窀穸、恐不服此義、

雙松饒氏曰、孟子既卑管仲、使孟子當管仲之
時、則如之何、亦只是合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
則真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循王度、管仲不
過假尊周之名、以蓋其摟諸侯之實、其所為實

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偽、孔子作春
秋、亦不過欲諸侯尊周室、循周制而已、

孟子之卑管仲、以其徒尊周室而不能以齊
王也、孟子豈有使王室尊安之志乎、亦只是
云々、殆似不省由反手之語、且孟子引曾西
之語曰、功烈如彼其卑也、以霸之功烈為卑、
其崇者、非王於天下而何、是非移文武之統、
則不得成其崇者、然雙松以管仲為文武之
罪人、試比之、欲移文武之統者、其罪孰重而

孰輕亦必有辨、夫子欲諸侯尊周室循周制
固也、此真王道者、所謂真王道者、謂聖王安
天下之道也、非謂可王於天下之道也、雙松
何下亦不過而已五字也、抑謂時天下猶知
尊周、故夫子不及王業、僅々止是耳矣乎、噫、
哉、孟子所謂王者、非兼位而言矣、特謂其道
也、

此亦與孟子之言不合矣、及公孫丑有文王
不足法與之問、孟子乃詳言文王之所以難

王也、若或之說、則孟子惟曰吾所謂王者行
王道也、非得王位之謂也、而足矣、何必累々
百餘言、徒費頰舌也、又不曰行王而保民、而
已保民而王、其以位言之明矣、又曰、大則以
王、小則以霸、豈可以道解之乎、

或曰、孟子實大賢亞聖、豈有亂倫之事乎、蓋其
急於救時、假之以為勸仁義之具已、不必出其
本心也、

古之人、言必思可道、豈可苟且乎、雖然、若其

說齊梁之君，則或可託此以解之歟。公孫丑則非從遊弟子乎，其與從遊弟子語者，皆肝膈之言，其肝膈之言，亦復如是，假勸之說不立矣。吁！大賢亞聖而有斯言，此我所以大疑之也。

附錄

思問錄之成也，亦之中谷南明、南明摘一二可疑者問之，曰有其答。

問曰：尊周之事，非不美矣。獨孟子說齊梁君，則

勢不可勸之，何者？二國之先，皆篡其君者，其名不正。若以尊周律之，則不可不各求舊君之裔以還其國也。

答曰：何必然？以余觀之，尊周之易勸，宜莫若齊梁也。二國之先，雖篡其君，魏斯為侯，受命于周；威烈王、田和為侯，受命于周安王，既受王命，其名亦正。以二國之篡而得免鄰國之討者，以周室之不可卑矣。

問曰：其所學遺君臣之義，解之者或曰：孟子固

曰、孔子聖之時者、其不尊周、亦以其時、是乃學聖之時也、

答曰、所謂聖之時、以去止久速言之耳、君臣之義、則終古一揆、豈有其時乎、若君臣之義、有其時、則春秋不足以為萬世法矣、

問曰、天命之改未改、何故可以論桀紂、而不可以論周末之王也、竊謂夏殷之亾、以暴、猶人之罹疫而死也、周之亾、以衰、猶人之老至而死也、其所以亾不同、而均是天命也、以天命論之、彼

此何擇、

答曰、天命之改未改、即君臣之絕未絕也、當其未亡、論天命之改未改、可施諸有罪者、而不可施諸無罪者、余亦請以人之死喻之、夏殷有罪、猶犯刑而死也、罪之盈未盈、即天命之改未改也、可誅歟否歟、斷于此矣、周無罪、猶得病而死也、藥之鍼之、無所不竭、至于屬續不動、而後始死之、若綫息猶存之日、輒曰天命既改、而廢其藥鍼、則可乎、故周室存一日、則一日天命也、不

可不翼奉欽戴焉。吾云不可以論者，主意在改未改三字，非謂周室之存亡非天命所關也。問曰：君臣之際，實義與不義而已矣。然武王伐紂，夷齊諫之，其諫不聽，而猶以義士目之，似有並行之理。

答曰：牧野之事，天命改而君臣絕，吾所謂義不義，以君臣之際言之，豈礙于夷齊乎？夫既改而絕者，猶且以其為舊君臣，有夷齊之諫，以其為舊君臣，不得以諫者為非義。大倫之重如此，况

於君臣未絕若周末之王乎？是夷齊之事，祇可以為尊周之地也已。且夷齊於武王，可謂之兩義並行也，不可謂之義不義並行也。

問曰：孟子曰：三代之失天下以不仁，是孟子以周室為既亡。小雅云：赫々宗周，褒姒威之。孟子亦有所本，由此觀之，所謂不知有周，亦有不為不然者乎？

答曰：若悲其衰而激其詞者，曰威亦可，曰亡亦可，曰不知有周亦可。然以此為勸王之資，則悖。

逆之大者周慎親王五年孟子去梁適齊之後二年在秦惠

王朝張儀與司馬錯論伐蜀伐韓之事儀之言

曰、拔天子以令天下、是未至欲移王統、錯之言

曰、劫天子、惡名也、是猶知王室之可尊、孟子自

稱聖人之徒、可以聖人之徒而為縱橫功利家

之罪人乎、

泊園家言 終

跋

家翁夙歆護園之風而又別有所見不

必悉步驟于物子矣然其信而好古是

護園之教庸則大者未嘗畔物子之意

云恆嘗問其說之所存翁乃舉此數篇

以示之此皆紛徧散見于文稿中者恆竊

恐子弟或難認本篇所在也於是謀

之子翁合以為一鳥以傳家塾使子弟
無所背馳因名曰家言家言固非示于
他者今上梓者防亥豕之訛而已雖於
四方君子若欲知翁之學莫又就此卷
以觀焉元治改元冬男恆識



